古易斷外篇　上繫辭傳一　六

仁
938
16

938
16

古周易經斷外編卷三 下

日本 新井祐登謙吉 著

上繫辭傳

繫辭象爻之辭文王周公所作即今經文之名也辭在卦爻之下猶以繩繫綴物故曰繫辭也傳即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胡氏一桂曰此傳乃象數之總括義理之淵藪朱子曰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爲精密是易之括例又曰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愚謂易象多端多義聖人寫後學出一言下一毫乃如闢一世界萬萬種種其理足矣富

矣天工妙化之筆意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斷端去聲見音現）

乾隆帝曰此明畫前有易也天確然處上而尊地隤然處下而卑不待奇耦之畫而乾坤已定矣天地萬物由卑至高以序而陳不待六畫之次而貴賤已位矣以兩物言或動而或靜以一物言時動而時靜莫不各有常理焉不待陰陽之判而剛柔已斷矣方謂在天之方候方候易則生殺之氣以類而聚也物謂在地之形質形質異則清濁之品以羣而分也不待得失之報而吉凶已生矣

精氣上著而聚散顯晦之靡常者在天成象也體質下凝而流峙榮枯之迭更者在地成形也不待九六之用而變化已見矣此天地自然之易易書之所由以作也蔡氏清曰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追論夫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剛柔有吉凶有變化然此等名物要皆泯聖人鑿空所爲不過皆據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摸寫出耳愚案易既以所由以作言則天之穹蒼居上而尊地之廣厚在下而卑天地者陰陽成象形之大者於此乾坤之名定矣定不變轉之意於高卑兩間萬物散在

渾陳列於上者咸貴統陳列於下者咸賤各安分位矣所踐之正
居曰位易卦之六爻位分立三才陽爻爲貴陰爻爲賤凡本天者
陽物而皆剛本地者陰物而皆柔陽之性浮動陰之性沈靜固有
常矣剛柔判然不相混淆故曰斷矣卦畫奇耦亦然蓋陰陽者氣
而不可見剛柔者質而可見方猶比類也爲字拜冊也柔脆剛強
貴賤善惡各以品類親比而聚物總萬種言人與人爲羣物與物
爲羣於其人也又各自爲羣於其物也又各自爲羣斯以羣分蓋
其聚者聚其分者分是故愛惡異同相反相攻而吉凶生矣卦有
內外爻有遠近陰陽比應由時義而非一定是所以吉凶生也象

者形之精華日月星辰之屬發于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山川動
植之屬留于下者氣質所在陰陽互根變化自見矣朱子所謂因
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者也康熙帝曰此節是說作易源頭
總涵乾坤六子在內蓋天尊地卑是天地定位也卑高以陳則兼
山澤等皆是天動地靜山靜水動固有常矣然雖至於有精氣而
无形質之物其聚散作息亦有時其流止晦明亦有度則又兼雷
風水火等皆是類聚羣分總上通言之在天有方焉春秋冬夏應
乎南北東西者是也其生殺之氣則以類聚在地有物焉高下燥
濕別爲浮沈升降者是也其清濁之品則以羣分以上皆言造化

之體至於天之象地之形其陰陽互根則交易者也其陰陽迭運
則變易者也此三句又因體及用以起下文之意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摩音磨盪
唐去聲
神聖作易也莫弗則天者易之乾坤即象天地貴賤即則高卑剛
柔即則動靜吉凶即則方物變化即則形象前節如此蓋初而畫
時厥創惟是一奇一偶爾其剛柔兩畫與第二畫相摩而生四象
四象又相摩而至第三畫乃爲八卦八卦既成則又八卦各相盪
而生六十四卦是以八悔卦盪于一貞卦之上此自然易簡而成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而變化无窮矣摩兩物近摩軋也盪圜

轉推盪而出也摩與盪雖有廣狹之殊而皆變化自然之妙也韓氏伯
曰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化之推移朱子曰相摩八卦以
前之事相盪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事康熙帝曰此節雖切畫卦言
之然是天地間自有此理蓋相摩者以一交一如天與地交水與火交
山與澤交雷與風交是也相盪者以一交八如天與地交矣而與水火
山澤雷風無不交之類是也惟天地之理如此故聖人畫卦以體象之張氏次仲曰是故二字不
是文章家接角鬬筍套語此與上五矣字語脈相承正描畫易簡二字
精神蓋氣機到此遏捺不住自然相摩相盪自然爲雷爲霆自然成男

成女若說聖人作易便是有爲之法便不是易簡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雨之字泛指天下之物之辭此節舉易以明天地變化之事功吳氏澄曰章首但言乾坤蓋舉父母以包六子此先言六子而後總之以乾坤也震爲雷離爲電穀梁傳曰震者何雷也電者何霆也巽爲風坎爲雨羲皇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坎艮兌右起巽而次以坎離艮兌之以風雨也風而雨故通言潤離爲日坎爲月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爲暑左離次以坎艮者日之運行而爲暑也右坎次以艮兌者月之運行而爲寒也邵子曰日爲暑月爲寒書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張氏浚曰鼓以雷霆而有氣者作潤以風雨而有形者生日晝月夜終始不息歲功成焉象數默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俞氏琰曰此以在天成象者言山澤在地成形者也然山澤出雲雲騰而致雨蓋出於山澤者也雖不言山澤而山澤在其中矣○先儒云雷霆震象雷之氣激上而威者爲霆不必取離蔡氏清曰樂記有云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按月能涼不能煖此亦帶說也愚案此言六子之用重舉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霆取離之說爲是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上一節言變化之成象者此一節言變化之成形者天地絪縕妙合而凝稟得乾健之性氣而成形者爲男稟得坤順之性氣而成形者爲女凡萬物之男女皆然人爲物之主故不言物觀乾坤交而生六子可見焉朱子曰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丘氏富國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次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此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字於人心則爲心之靈覺妙明之體也令乾知之知其靈玅神幾之處其旨味以言難模寫故朱子暫以知猶主宰爲之解今從夫太虛中有一點靈氣寂然在萬有之先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本原也厥未動也无聲无臭而未有一可名者矣夫渾渾中自發動來忽焉斯立是爲乾大始天氣之始也故謂乾知大始也大者陽德而无所不包該之辭蓋有主氣之始者即又有承繼以主形之成者而忽焉斯見是爲坤坤胚胎天幾萬種以作成品物故謂坤作成物所謂資始資生是萬物之生莫不皆因之以成萬形也蓋乾有始之而无迹坤成之而有迹只是无心而生成易簡既玄孚乾隆帝曰造化之功用即易變化之妙用也蔡氏清曰上文男

女就易上說此轉向造化上言其理不復以易卦言康熙帝曰自鼓之以雷霆至此二句當總為一段六子分生成之職乾坤專生成之功下文則就功化而推原於易簡自為一段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去聲下同

易不難也簡不煩也天无所勞心地无所費力无為而生成造化自然玅用也吳氏曰愼曰乾健體而動用故易坤順體而靜用故簡動靜以陰陽之分言然乾知大始而事付於坤則始動而終靜坤從乎陽而作成物則始靜而終動又乾知坤能皆用之動也乾易坤簡皆體之靜也又四德坤承乎乾元亨皆動利貞皆靜不可專以動屬乾以靜屬坤歸氏有光曰造化一氣也而分為先後生成一物也別為乾坤有始之機无始之迹有成之功无成之事始者不能不始成者不能不成故曰易簡愚按以人事言之則心无物見明心有挾常煩與易簡之道相去遠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知知識之知

乾隆帝曰此言人體乾坤之德也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所知皆性分所固有无一人不可以與知是易知也如坤之簡則所能皆

職分所當爲无一人不可以與能是易從也愚謂見易則進見難則退見煩勞則厭見省略則就人情之常也故其知者來就而親睦其從者來聚而成功有親則情日深矣故可長久有功則業日益矣故可積大應氏撝謙曰有親者相與以誠故可久有功者博被于物故可大朱子曰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蓋賢人之所行法易簡之道而德業立矣衆人亦皆可學而至也賢即賢於堯舜之賢非下聖人一等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簡何也乾坤之靈德所以无爲而自善生成萬物者也天下萬物雖多未嘗有於此外得生成者然則易簡知能即既人之性上所固有者是故天下之理得矣已得之已則知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而成位乎天地之中矣以與天地參而爲三矣蓋兼法易簡能盡此理全體乾坤之德者聖人之能事而欲勤學而至此者學者之事也蓋使人勉學至于是則是易之始教也人能勤學而至於是則是易之極功也於戲大矣哉易也聖凡不能皆有以出乎其教焉矣康熙帝曰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象形造化之實體也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易卦之定名也因

造化之實體起易卦之定名故自造化之體立而卦之理具矣是故剛柔則一與一相摩八卦一與八相盪造化之情所以交而不離也畫卦之序蓋象此也雷霆者震離風雨者巽坎暑以說物者兌寒以止物者艮成男而職大始者乾成女而職成物者坤造化之機所以變而无窮也建圖之位蓋象此也然而造化之理則一以易簡爲歸心一而不貳故易也事順而无爲故簡也天地之盛德大業易簡而已矣賢人之進德脩業聖人崇德廣業亦惟易簡而已矣設卦繫辭所以順性命之理者此也諸儒言易有四義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易簡也故天尊地卑一節言不易者也剛柔相摩一句言交易也鼓以雷霆至坤作成物言變化者也乾以易知以下言易簡者也易道之本原盡乎此故爲繫傳之首章焉張氏次仲曰伏羲作易其初惟是奇耦耳然天地萬物无窮道理發生於斯而莫遺矣此即是易簡文王周公所不言而夫子獨得之秘

右第一章 分章從本義張氏振淵曰學者求易於天地又求天地之易於吾身則易在是矣通章之意總是論易書之作无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爲聖賢以與天地參耳張次仲曰讀語孟覺有首尾踪跡可尋繫傳此章一片天機化工之

筆讀之如登泰山之巔將天地萬物從容指點

聖人設卦讀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上章言伏羲畫卦此專言文王周公繫辭聖人指文周不兼伏羲設卦二字只是輕帶說耳凡帶說之辭經傳其例甚多矣如作易者有憂患乎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之類是也蓋皇羲從設卦以降爲占筮者觀卦象而察吉凶知其得失人用悉足矣然逮商之衰而文王恐永世之民失象法之傳於是繫辭以詔萬世永永蓋卦以象而成象寓卦而見吉凶悔吝億兆之理固悉具矣文王繫辭非別有所法只是觀其卦有某象某變化而繫之辭於是象占吉凶之方粲然明于後世也周公繫爻辭亦然蓋卦爻之吉凶從何而分因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以見焉陽窮于前即陰起于後迫則移往則來柔變剛剛化柔位之得失比應承乘消長過不及種種模樣皆由象而出焉曰推曰生形容其運轉進退之辭日月寒暑天之實體亦不過如是而已張氏振淵曰剛柔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聖人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繫於辭而其原實起於變○案象云者所該甚廣矣有造化物類之象有人事之象易中取象其法活活多多非一例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象之著於人事者也俞氏琰曰易言吉凶在人則為失得易言悔吝在人則為憂虞聖人觀象玩辭觀象玩辭有憂虞之象則繫以悔吝之辭有失得之象則繫以吉凶之辭見所謂失得憂虞之象也上文止言明吉凶而不言悔吝蓋舉重以包輕也乾隆帝曰憂者迫切於中虞者猝乘於外悔生於事後則自凶而之吉吝見於當前將由得而致失事有大小故辭有緩急各著其象也上文所謂繫辭以明吉凶者此也愚謂憂愁苦心有愁思必生悔悔則悟虞與娛同樂也身處安樂必沈溺溺則受鄙羞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蓋易所以應人事之變者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乾隆帝曰此象之著於天道者也春夏為進秋冬為退柔變而剛則進而為春為夏剛化為柔則退而為秋為冬象四時也變而剛則為晝化而柔則為夜象一日也動謂九六之變三極者三才各具一太極道則理之流行自主宰而言則為三極其實一也上文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此也愚謂變化者剛柔之流行剛柔者變化之體質進退者造化消息之機晝

夜者造化晦明之序也一剛一柔其窮推移不已若常一不動則天地壞矣六爻之動則陰陽流行也天地之道立人之道立故曰三極之道也最上至理曰極俞氏琰曰三極之道言道之體三才之道言道之用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 世本作序 今從虞本 也所樂玩者爻之辭也 樂音洛

居謂我之所處之位安謂應其分而无外求之念樂喜而不怠也玩好而弗措也象是作易之本據卦卦爻爻寓象而精妙辭通其理達其義是故觀象玩辭則造化幽玄之理人事當然之則明白而无所疑故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樂而不怠好而不措君子之所以不可須臾離者也斯曰易之象曰爻之辭互文也卦爻皆是象卦爻皆是辭也非言卦取象爻用辭○序次第也蔡氏淵曰自卦言吝泰剝復之類以爻言潛見飛躍之類愚案君子見易循其位與分而吉凶之異以爲已之所行之鑑則不失出處去就常攖變化之道所行皆是易如此解去不爲謬然是象中之事耳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通前章學易之事居謂閑暇无事之時王氏申子曰君子平居

无事觀卦爻之象而玩其辭則可以察吉凶悔吝之故及動而應事觀卦之變而玩其占則可以決吉凶悔吝之幾故有不動動无不吉蔡氏淵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則盡其理用則盡乎卦爻之時居既盡天之理動必合天之道故自天祐之胡氏炳文曰學易用易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所以天祐之而吉又曰天地閉剛柔變化无一時閉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淳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作易之事此獨吉而无凶悔吝者學易之功也張氏次仲曰觀象繫辭是一篇綱領剛柔變化乃聖人所觀之象為繫辭張本居則觀象二句見用易工夫无閒

右第二章　康熙帝曰上章雖言作易之源本然實以明在造化者无非自然之易書故先儒以為畫前之易者此也此章乃備言作易學易之事益承上章言之而為後諸章之綱領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伏羲畫卦立象萬理已具文王觀象而繫辭其辭因象發明全卦之精故曰彖者言乎象也象立則變生變於爻尤著周公詳明之故曰爻者言乎變也卦非无變爻非无象統言其切要耳歸氏有光曰易有實理而无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彖者言乎象者

也易有定理而无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蔡氏淵曰吉凶悔吝无咎卽卦與爻之斷辭也失得者事之已成
著者也小疵者事之得失未分而能致得失者也善補過者先本有咎修之則可免咎也其字指卦爻言愚謂吉者得之應凶者失之報悔自凶而趨吉未至于吉吝自吉而向凶未至于凶在吉凶之中間故皆謂之小疵過謂誤入於不善而未覺也早覺而能補其過斯復于善則可以无咎也補楊萬里所謂猶衣有破補之斯全是也凡人能慎小疵則不至失凶能補其過則不善消而无咎積无咎則吉也易盡人事之變關係豈小哉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吝之悔上聲存悔之悔去聲

列次序也位凡物各所其坐立之處皆謂之位通貴賤言卦上下六爻六位下者爲賤上者爲貴隨爻位而不亂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天下萬物皆有貴賤而不可以犯其分也五陽一陰之卦以陰爲之主五陰一陽之卦陽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爲一卦之主

而用事則均天下萬事雖大小不同而得時而統柄則齊能觀卦爻之象乃人事實體明矣一卦一爻之吉凶辨明其所以然者无如辭故曰存乎辭辭者發揮象意者也悔吝者吉凶之路口介者失得之分界憂之於機動之時慎之於未形之候則可以不至於悔吝矣一念之機發榮辱之轉關全定舉一足于斯之時也凶悔吝三者皆有咎然速知奮志悔過則不至咎矣天理人欲戰乎靈塲之時勝負全決是一悔矣述義曰吉凶者事之已成玩其辭可辨也悔吝則小疵方形必有其幾微之介焉聖人於此而預為之憂所以使人謹於幾先不待著明而後覺也或曰介在事前悔在事後悔即良心覺悟時節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去聲

項氏安世曰貴賤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其材之大小時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之知所適從也潘氏夢旂曰卦有小有大隨其消長而分辭有險有易因其安危而別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愚謂占者遇險則恐天而敬值易則樂命而慎險易皆知有當行之路而可以全其身也非觀象玩占者不能察變明險而全之也康熙帝曰此章申第二章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節之義首

言彖爻者吉凶悔吝之辭彖爻皆有之也吉凶則已著故直言其失得而已悔吝則猶微故必推言其小疵也至四者之外又有所謂无咎者不圖吉利求免罪愆之名也其道至大而貫乎吉凶悔吝之間故易之中有曰吉无咎者有曰吉无咎者然其機皆在於悔悔蓋惟能悔則吉而不狃於安也凶而能動於困也吝而不包其羞也是故易辭之教人也於吉凶辨之而已於悔吝也則憂之謹其幾也憂之不已又從而震之曰誠能去吝而悔不徒悔而補過則可以无咎矣夫不貳過而无祗悔者至也衆人不貴无悔而貴能悔爲其爲改過遷善之路也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〇案好底卦是大不好底卦是小大辭易小辭險朱說如斯然大概如是不可泥看蓋大自事理之大者小自事理之小者但是從其象而繫是辭非聖人有意文字之奇巧矣

右第三章　本義曰此章明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聖人作易其書中三才之道无不畢具矣廣大悉備與天地符故曰易與天地準準則也倣也即則天倣地之謂朱子曰彌如彌縫兼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張氏次仲曰彌縫兼陰兼陽合萬爲一无少滲漏之謂經綸分陰分陽一實萬分各有

條理之謂準字內有无數工夫氣力故下一能字二句是一篇綱領下乃反覆發明此意理无淺深而語有次第又曰前三章言畫卦繫辭此則以聖人用易而贊易道之大觀諸故字便知脉絡王氏宗傳曰天地之道即下文所謂一陰一陽是也是道也其在天地則爲幽明寓於始終則爲生死見於物變則爲鬼神康熙帝曰此下三節朱子分爲窮理盡性至命者極確然須知非有易以後聖人方用易以窮之盡之至之易是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聖人全體易理故言易窮理盡性至命即是言聖人也易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此三句當爲三節冠首第二

第三節不言易者蒙第一節文義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聖人以易窮理之事以者用也仰以觀于天文則有日月有雲雨有雷風有晝夜是乾中有坤俯以察于地理則有海陸有水火有動植有金石是坤中有乾而坎離艮兌之氣既具諸蓋天之文地之理可見而知者皆是形下之器而明至其所以然者則形上之道而幽知故者二者之知識極理至

靈也原者追究于未有之先反者要歸于不到之地原其所以自
始則通其所以自終也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死生者萬物始終
之數也達于此則通于彼故知死生之說氣升精降會而為物魂
徂魄落散而為變精氣即遊魂之所凝聚游魂即精氣之所運用
二靈具合而為物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
也先儒曰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顯而為物神
之狀也隱而為變鬼之狀也豈不因氣之聚散而知乎又曰幽明
事理不二而二二而不二惟深觀細察乃知之也原其所自始則
六十四始于八八始于四四始于二二始于一一何始乎一既无
始則二乃至六十四皆无始也无始之始假名為生反其所以終
則六十四終只是八八終是四四終是二二終是一一終是无无
何終乎无既无終則一乃至六十四亦无終也无終之終假名為
死蓋明之則何理不通乎又曰乾陽為魂與坤游而變為震坎艮
坤陰為魄與乾游而變為巽離兌皆陰陽之變鬼神之會也其所
以知鬼神之情狀也蔡氏清曰情狀二字形迹氣象云其實何嘗
有寔形耶言其模樣意思耳總是一聚一散一屈一伸者○張氏
次仲曰鬼神情狀大端有數種效靈造化主持世運如社稷山川
之屬有一種聰明正直精爽不磨如忠臣孝子之屬有一種惡蒿

悽愴洋洋如在如木本水源之屬有一種强魂怒氣夢結不散如
國殤婺婦之屬有一種依草附木爲妖爲孽如魑魅魍魎之屬至
于山林曠野燐火聚散難以悉數要之福善禍淫是其情不見不
聞體物不遺是其狀情狀多端聖人只在魂氣聚散倏有倏无之
處洞如觀火天下極奇幻之事聖人只作平常看大要若此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上文言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與天地相似聖人既盡天地之道
以作易易與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般蓋聖人德合天地明合日月
吉凶合鬼神是故先後于天而天不違也相進合之辭似言物擬
物如一相似與不違如下文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
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知音智知命之知
如字樂音洛
易能彌綸天地曲成萬物而无遺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之類
所以知周乎萬物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通志定業斷疑之類所以道濟天下也聖人高明配天
博厚配地此天地在身造化體心周萬物之知濟天下之仁體仁
知而行中和故不過經權隨時而消息旁行而不流變通與化俱
徂樂天知命是順其自然安其分者何憂之有知分之當然故隨

其所處而安安則久久則誠誠者天之道卽仁也此无所往而非仁故能愛益不徒曰愛而已能則見愛之莫所不及矣皆其知仁之極與天地相似者也記曰不能安土則不能樂天卽是知命盡性者之事也張氏次仲曰安土與懷土不同懷是係戀安是隨遇而安人惟不安土便思損人利已本來慈祥之體漸就刻薄雖欲愛人而不能矣焦氏竑曰士者卽其所居貴賤險夷順逆皆是也身在是心不在是不可以言安不安則厭棄之心生而所存者薄矣故安土而後能敦仁敦仁而後能无所不愛也又曰旁行者達變之權不流者守正之經也行權而不離於經知之用也樂天知命之體也康熙帝曰知周萬物義之精也然所知者皆濟天下之道而不過義合於仁也旁行汎應仁之熟也然所行者皆合中正之則而不流仁合於義也樂玩天理故所知者益深達乎命而不憂安於所處故所行者益篤根於性而能愛所謂樂天之志憂世之誠並行不悖者乃仁義合德之至也若以旁行爲知亦可但恐於行字稍礙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範鑄金之模也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洎洎无窮聖人則爲之範圍

俾其莫過越于圍外萬物之生亦无窮聖人則隨其物物之分質而曲成之物物自成而周或所遺漏矣天道一氣流行聖人裁之爲四時節候地形一塊廣遶聖人裁之爲四方九州用天之道因地之利物有法則人有教養凡於天之所生而聖人繼而成之利用之道一莫所遺矣亦範圍之事也非宇宙備身造化在手繼天立極者其孰能之乾隆帝曰晝夜之道卽幽明死生鬼神之所以然聖人兼通而知之貫天地之始終於一心統萬物之消息於一氣是默契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蓋其主之神者陰陽不測而无可求之以其方是以化之易者惟變所適而无可執之以爲體此所以彌綸天地之道而與天地準也康熙帝曰準是準則之相似是與之合德範圍則造化在其規模之內蓋一節深一節也萬物者天地之化之迹也曲成者能盡其性而物我聯爲一體也晝夜者天地之化之機也通知者洞見原本而隱顯貫爲一條也易者化之運用神者化之主宰天地之化其主宰不可以方所求其運用不可以形體拘易之道能範圍之則所謂窮神知化者也而神化在易矣○張氏次仲曰人心之神棲息於方寸可謂有方矣出入无時莫知其鄉何方之有聖人易托象於奇耦可謂有體矣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何體之有无方无體者實朴朴有許多妙處又

曰晦明者一日之晝夜也寒暑者一歲之晝夜也元會運世古今之晝夜也成然寐蘧然覺衆人之晝夜也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隨陰界至人之晝夜也相隔者其時也相通者其道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者无晝无夜萬古不息者也動存息養朝乾夕惕是通晝夜本領

右第四章　張子曰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聖人用易之妙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二氣互根迭運其妙機之處之謂道故不徒曰陰陽之謂道而曰一陰一陽可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對待之體交易之用兩一字活活潑地道者自然无爲不落形器之名也非陰陽之外別有道只是如形影然邵子曰道无聲无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爲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康節帝曰一陰一陽兼對立與迭運二義對立者天地日月之類是也即前章所謂剛柔也迭運者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即前章所謂變化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一動一靜而无繼則造化熄矣動靜相因二氣循環靜之終乃動

之始接續而无窮謂之繼此所以生物成物也蓋善者性本然之德性者善天根之實何謂善本來純美精粹其醇盬恰好不可勝言焉只是獨一至善必不與惡對何謂性天之生物也賦予之於有生之初萬物稟受以成是形得是生凡有生物之元主即人心之靈原也蔡氏清曰繼善者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成性者繼善之已成陰之事也項氏安世曰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各一其性者貞也熊氏良輔曰元者善之長善即元也人物得所稟受者性之成也率性之謂道則性即道也陳氏淳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康熙帝曰聖人用繼字極精確不可忽過此繼字猶人子所謂繼體所謂繼志蓋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之理全付於人而人受之猶孝經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是也但謂之付則主於天地而言謂之受主於人而言惟謂之繼則見得天人承接之意而付與受兩義皆在其中矣天付於人而人受之其理既无不善則人之所以爲性者亦豈有不善哉故孟子之道性善者本此也然是理既具於人物之身則其根原雖无不善而其未流區以別矣如下文所云仁知百姓者皆局於所受之偏而不能完其所付之全故程朱之言氣質者亦本此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惟繫傳此

語爲言性與天道之至後之論性者折中於夫子則可以息諸子之棼棼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知音智不知之知如字鮮上聲）

乾隆帝曰人均具此性均有此善而氣稟不同則所見亦不同有偏乎陽而意存乎仁者則所見皆仁而以流動者爲道有偏乎陰而意存乎知者則所見皆知而以貞靜者爲道至百姓日用之間由之而不知此君子之道知者鮮矣蓋君子見其全仁知見其半百姓則全不見而道无乎不在也朱子曰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也愚謂性出乎天而萬物莫不均具是性者然人既受得之在氣質則未免落於偏倚者不少故見其性之所近者指以爲道之全也殊於百姓每下者乎蓋仁者知者惟是模寫有意見種種之偏斜者之辭非如指堯舜而曰仁者之仁○按心之靈覺曰知人心通明之體也本音去聲也後人加月作智知以平聲爲本韻爲知識之知尚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仁字从人函天地生育

物之理之義是故凡指生育物之本原亦曰仁即此仁字指天地生育之心而言造化發生之仁本在內而功顯于外成就之功用雖發見而在外而其妙機之處收藏而在內是藏其所顯之用者也與體用之用不同故朱註用謂機緘之妙是也造化之神運顯而藏藏而顯鼓動萬物使之生成无窮然天地固无心解見咸彖傳而自然化成神道妙用不可測知者也聖人之教育天下生民以人道也不能无心情故不同其憂益所以聖希天也是故贊其盛德曰至矣哉朱子曰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胡氏炳文曰顯藏二字與費隱相似隱在費中費之外无所謂隱藏在顯中顯之外无所謂藏蓋顯仁是用之迹而盛德之所以行藏用即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胡氏炳文曰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虧欠日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息之閒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王氏凱沖曰物无不備故曰富有變化不息故曰日新乾隆帝曰時而藏用則舉萬物之生意包括无遺富有如此故由內知外而謂之大業時而顯仁

則舉萬物之生機時出不窮日新如此故由外知內而謂之盛德

按汪邦柱會通有此說但不如帝說簡明愚謂富有之故能爲業之大日新之故能爲

德之盛在天以生爲德在地以成爲業陰陽互根之機變化出入

之神即道之體也益人立始一事成終得其事謂之業朱子曰事

未成時不得謂之業眞氏德秀曰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

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

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於進德修業亦

必以天地聖人爲法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

德也

生生之謂易

陰陽互生遞禪其變化圜轉一息不停是之謂生生能生故富有

能生生故日新張氏次仲曰不獨日生而日生是去故就新不

舍晝夜之意彼此互換今昔相乘是之謂易造化人事盡于此矣

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

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梁氏寅曰一闔一闢往來不窮造化

之易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易書之易也趙氏曰此節是一篇關

鍵若本節論是造化人物相生之理若兼上文言則繼成之相因

仁知遞用德業之互根皆生生所在若兼下文言則法象之相禪

占事之相因亦皆生生所在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以造化言則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也
以卦畫言則成象謂奇畫效法謂耦畫自无而有謂成象自奇而耦謂效法效倣也學也效法者效法乎乾也倣乾之一奇而爲二之耦也應氏撝謙曰粲然可望之謂象翼然有矩之謂法象者法之氣法者象之形法象而爲之者也○易中下乾坤二字所指不一或陰陽或天地或氣形或卦畫此乾坤就物說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有象斯有數著筮之策老少七八九六之數推而極得之則明未發之吉凶而可以前知謂之占此事之未定者也因卦之變而通乎事之變則可以盡趨避之方謂之事占之既決者也張氏振淵曰成象二條本生生之謂易來舉乾坤見天地間无物而非陰陽之生生舉占事見日月間无事而非陰陽之生生徐氏在漢曰一陰一陽无時而不生生是之謂易成此一陰一陽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一陰一陽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之謂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陳氏仁錫曰極數數字是造化流行之漸可見之迹也退者必漸退進者必漸

進消息盈虛便是個數極是推極數之根源也邵子云一非數而數以之成也已窺見極字

陰陽不測之謂神

梁氏寅曰陰陽非神也陰陽之不測者神也一陰一陽變化不窮果孰使之然哉蓋神之所爲也惟神无方故易无體无方者即不測之謂也无體者即生生之謂也若爲有方則非不測之神而其生生者亦有時而窮矣乾隆帝曰若夫陰陽之妙无在而无不在有不可測而知者則謂之神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其生生故无體而謂之易以其不測故无方而謂之神聖人本天地以作易其德業亦即與天地參者蓋如此愚謂陰陽交和而化成萬物无窮而无不爲无在而无不在其微顯極妙所以然之靈處是之曰神故不測可測度則非神也蓋陰陽與道爲體其妙用不可得而測是神也示天之教也申陽之性情也地之靈曰祇祇从示變體此可以見陽兼陰神兼祇神字覺意味深長

右第五章　程氏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言彌綸天地之道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言神无方易无體此則直指陰陽之生生謂易陰陽不測謂神張氏次仲曰上章尚未曾說破至此則滿盤托出易之精蘊發洩无餘矣康熙帝曰

程氏以此爲申說上章極是然只舉其首尾天地之道及神易兩端而已須知繼善成性見仁見知即是申說與天地相似一節意見節意顯仁藏用盛德大業即是申說範圍天地之化一節意見仁見知之偏所以見知仁合德者之全也顯爲晝藏爲夜鼓萬物而无憂所以見通知晝夜曲成萬物以作易者之有憂患也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贊易理无涯之妙廣无所不包括其廣无窮矣其大无遺矣易之體統如此是以自遠者而言之則千古四海神變靈化此理莫處不貫未見可禦止焉自近者而言之則日用事物身心所觸此理莫非安靜而正貞靜不假知慮正謂无偏缺自天地之間而言之則億兆事物莫一不具足該備此理者矣蔡氏清曰廣大二字亦須有別大就外面包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含蓄得多說康熙帝曰遠近是橫說天地之間是直說理極於无外故曰遠性具於一身故曰近命者自天而人徹上徹下故曰天地之間不禦者所謂彌綸也靜正者所謂相似也備者所謂範圍也孫氏曰閒字可味看事事物物巨細畢舉无一不在其中矣○案胡氏以顯藏二字爲與費隱相似極是也此遠近二字亦與莫載

莫破一意蓋費隱一章全發明此章之義者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翕音吸闢音擗

專卽一之義也一乾奇之數也天悳之純也直一之初變也卽一衍而一縱之也蓋專直則經緯古本切字直之象也上下通貫也

貫徹之象義也易之廣大於乾坤見之乾坤各有性情故有動靜

夫乾靜也專而純眞不散其動也直而持眞不撓其性氣貫徹經緯而宇宙八極无一所不到矣乾道一之所施而萬物所資始也此其大无外規摸極其大矣故曰大生焉翕卽二之義也二坤耦之數也耦並也又耦畫中斷卽開之象也夫坤靜也翕受乾之施聚斂而不洩其動也闢施其所受開生萬有也是以其體含弘光大度量極其廣矣故曰廣生焉蔡氏清曰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靜專動直靜合動闢皆其性情也故稱乾坤下云廣大配天地則以形體言矣俞氏曰直乃坤之德也闢乃乾之悳也坤之翕也其闢也所以順乾之直也康熙帝曰此節是承上節廣矣大矣而推言天地之所以廣大者一由於易簡故下節遂言易書廣大配天地而結歸於易簡也靜專動直是豪无私曲形容易字最盡靜翕動闢是豪无作爲形容簡字最

盡易在直處見坦白而无艱險之謂也其本則從專中來簡在闢處見開通而无阻塞之謂也其本則從翕中來○愚案上節贊易之爲道也其廣大无所往而非易无物而不具此理者此節摸寫天地造化之妙用廣大乾坤既悉備下節稱易書與天地其廣大是均配合而无所違終之以易簡至德易簡則廣大之本是說到源頭自然處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廣大莫若天地然易書之廣大配合天地毫莫所違是故觀諸天地而可見焉陰窮生陽陽窮生陰觀諸日月之來往而可見焉蓋剛柔明暗盈虛屈信貴賤大小之類皆是陰陽流行對待故不徒曰陰陽而曰義也吳氏澄曰易之廣大變通陰陽皆易簡之善爲之主宰而天地之至德亦此易簡之善而已是易書之善配乎天地之至德也孔氏穎達曰初章易爲賢人之德簡爲賢人之業今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散則業由德而來俱爲德也乾隆帝曰易坤簡至善所存故配人心之至德自廣大而至於易簡立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天道人事无乎不配易之廣大可見矣康熙帝

曰此上三章申變化者進退之象一節之義首言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所謂幽明死生神鬼之理即進退晝夜之機也次言易與天地相似而所謂仁義之性即三極之道也又言易能範圍天地之化蓋以其贊天地之化育而又知天地之化育則三極之道進退晝夜之機一以貫之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神化之事備此易之蘊也既乃一一申明之所謂天地之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所謂天地之性者一仁一知之謂也所謂天地之化者一顯一藏以鼓萬物之謂也所謂易无體者生生之謂也著於乾坤形乎占事者皆是而所謂神无方者則陰陽不測之謂也終乃總而極贊之謂易之窮理也遠不禦其盡性也靜而正其至命也於天地之間備矣又推原其根於易簡之理靜專動直易也靜翕動闢簡也易簡之理具於三極之道而行乎進退晝夜之間故易者統而言之廣大配天地也析而言之變化者進退之象變通配四時也剛柔者晝夜之象陰陽之義配日月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易簡之善配至德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音智

朱子以子曰二字爲後人所加極是也後皆放之（歐陽脩曰凡有子曰字者皆講師之言也）夫易固盡乎三極之道備矣今亦爲之贊歎曰易其至矣乎深感發易之至極精妙其故何也夫易乃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也具易於心則无往不通所以崇德也體易於身則无行不達所以廣業也德崇者因禮卑聖人之知高明如天无所不照聖人之禮卑順如地无所不到此效天法地全是在用易也梁氏寅曰觀象玩辭是知无不明其德崇矣觀變玩占是行无不順其業廣矣韓氏伯曰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孫氏質卿曰德是上通神明者故曰崇不崇即不能

首出庶物業是博及生民者故曰廣不廣即不能暸曚衆類德之崇只在知上業之廣只在禮上知崇如天著一毫滓穢不得禮卑如地著一毫虛驕不得吳氏澄曰崇德者立心之易而所得日進日新也廣業者行事之簡而所就日充日富也德之進而新由所知之崇高明如天業之充而富由所履之卑平實如地愚謂聖人既已以易而崇德廣業然則易是聖心之規矩也況於學聖人之道者乎所謂易之爲書也不可遠所宜致思竭心也凡人知不崇則物皆動我我爲之屈禮不卑則已傲於人人皆憎己如此何繇得悳業耶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乃首章所謂乾坤定矣是也卑高一定而不易此位也對待之體也然剛柔變化生生无窮之易已行乎其中矣此變易流行之用也有天地之易則有人心之易故特舉天地以明人心人心之易不可向外尋求就天之所賦我之所稟之成性而存存不已則道義自此出矣德業之崇廣因之以成矣性體本全不假脩爲但存之又存而已門曰所由之正路也道是統言義其條件也林氏希元曰道義之得於心者日新月盛則德於是乎崇矣道義之見於事者日積月累則業於是乎廣矣此易所以爲聖人之崇德廣業而易書所以爲至也康熙帝曰門字不可專以出說須知兼出入兩意知崇於內則萬理由此生是道所從出之門也禮卑於外則萬行由此成是義所從入之門也若以四德配則知屬冬禮屬夏道即仁也屬春義屬秋仁主出而發用然非一心虛明萬理畢照則无以爲發用之源義主入而收斂然非百行萬善具足完滿亦无以爲收斂之地矣造化動靜互根顯諸仁藏諸用之妙其在人則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項氏安世曰此章言聖人體易於身也道者義之體智之所知也義者道之用禮之所行也

右第七章　效法此聖人盡性之事存性是道義之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賾土革切音嘖京氏即作嘖朱子曰古无賾字只作嘖今从陋亦口之義與左氏傳嘖有煩言之嘖同

賾謂深雜難見蓋天下之物事萬萬多而聖人獨有見於此於是擬象與物畫卦以立象擬諸其形容者比擬之陰陽而先畫奇耦之象見純陽則畫乾卦見純陰則畫坤卦見其雜者則畫叅卦已畫又擬而取象乾其性健其象爲天坤其性順其象爲地猶如說卦所列者象其物類之宜者也是故謂之象蓋擬疑也言物之甚相似也聖人仰俯天地擬而後畫畫則象也卦中有爻爻亦象也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乾隆帝曰象者何形天下无形之理也爻者何窮天下无窮之事也无形則含而不見故曰賾賾頤中深處也極深斯有以見天下之賾形容者物之狀宜者物之理擬以象之肖其狀即以盡其理而无形者有形矣潘氏士藻曰靜而有則者形也動而有儀者容也張氏振淵曰擬諸形容者在未畫卦之先象其物宜正畫卦之事擬是擬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擬物而曰宜不獨肖其形兼欲盡其理蓋有以二字有力與是故相應又曰有以云者有所據而見之也正設卦觀象之實事也吳氏澄曰不以象對爻言而以象對爻言者文王未繫辭之先重卦之名謂之象象先於象言象則象在其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事勢衆動不一也而聖人獨斯有以見之於是觀其理之所聚會其事之所當通行者以行其典禮焉典常也爲萬世不易常法禮理之可行者以義起因時制宜也然爻之象合典禮者則繫辭焉以吉爻之象悖典禮者則繫辭焉以凶於各爻之下斷其事之吉凶使筮而值此爻者以知處事之方聖人立爻象如此蓋卦是衆理之統會爻是一事之通處合而言之會中有通通中有會乾隆帝曰爻者窮天下无窮之事无窮則變而難執故曰動蔡氏清曰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著在易將此理係之於易以斷其吉凶是爻辭之所以爲爻辭者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又曰通即典禮所存據事理而言則曰典禮深氏寅曰以會與通對言之則會者衆理之通者一理之可行以會通與典禮對言之則會通通其變典禮守其常蓋能變然後能常也朱子曰禮字說得濶凡事物之常理皆是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亂惡去聲本義惡猶厭也今从

此承上而言至者極也盡之之辭也蓋象顯天下至幽其義萬萬多多深雜難見雖若可厭而皆是陰陽之象自然之理故至賾亦不可惡矣爻之辭變動无窮事物无遺雖若可亂而皆是人道之要會通之精故至動亦不可紊矣蓋聖人立象繫爻如此此條言象爻具乎至理以見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起下文不可惡不可亂只在物宜典禮上見得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俞氏琰曰擬議猶言比評謂裁度其當否使合於理也述義曰擬比倫詳度之意議商確裁定之意言動者人身之變化也君子將有言也將有動也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必簡而合宜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必惠而得吉擬言議動則語默動靜必合於道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矣其字指易胡氏炳文曰前言變化易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蔡氏清曰人之一言一動无非變化之所在也如言之淺深詳畧動之仕止久速皆非一定者故曰變化本義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焦氏竑曰上章存存本原之功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爲用者也又曰此言象爻所以立名原取於天下之言動而學者之言動

必擬議於象爻而後可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和去聲靡音縻

此中孚九二爻辭其象義見經註今夫子所釋不全與經同其例與文言同以下諸爻皆放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行去聲見音現

乾隆帝曰雜舉七爻以爲擬言議動之例此釋中孚九二爻義鳴鶴在陰而其子必和情之所同无隱顯之間也我有好爵而爾亦靡心之所欲无物我之間也在陰者鳴鶴幽隱之地也居室者君子幽隱之地也居其室出其言善天下皆以爲善故應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天下皆以爲不善故違人心之於善惡相感應如此豈可以一室之幽隱而忽之哉極言行之至可以動天地則三才一理又可見也保氏八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樞動而户開機動而矢發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皆此唱而彼和感應之取捷也蔡氏淵曰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之義千

里之外應之即和之之義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愚謂僅出於一身廣加乎衆民遠達千里之外言行之不可掩也如此由應違以異榮辱夫榮與辱爲言行之賓言與行爲榮辱之主主善而賓自嘉主召而賓必集豈輕輕乎在陰居室皆愼獨之義其極所以動天地也言行豈不大邪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同人 九五 爻辭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斷丁亂切

先號咷不得同而悲也後笑得同而喜也夫君子之道其所以相同者不在迹而在心也凡人之在世所遇之時不同所處之位有異順乎時不可執一讀此爻辭則當知始異終同迹異心同之義也君子之出處語默其迹雖或不同其心則同无往而非道也斷金者雖至堅之物可斷之謂譬同心之信凝而至利如蘭者其芬香好而无厭之謂譬同心之言臭味之一益誠心何事不成之意也程氏汝繼曰爻詞本謂二五先異後同孔子則以迹異心同者言之先後字勿泥二人猶言此二人也亦不泥二五俞氏琰曰九五之陽在上有或出或語之象六二之陰在下有或處或默之象張氏浚曰自鳴鶴在陰以下聖人發明易之有象本於自然辟之

所指不離於象而天地萬物之理毫髮不違擬象而言言不外理言无有不當者矣後之說者乃以象爲不足據此何理邪先號後笑以至出處語默之異皆陰陽內外之象也案象說朱震易傳及李鼎祚易解詳余氏芭舒曰聖人讀易不滯於故知其新有如此者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大過初爻辭案初六二字恐衍文前後无此例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一作順誤也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錯音措夫音扶重直勇反

當大過之時以柔居其始豈能无咎邪然藉之用白茅愼之至也故得无咎蓋祭祀之禮藉器以白茅以致潔白通明神也此所以其物薄而其用重也守斯術以往則事必无所失矣蓋人藉物於地而坐則其身安矣況藉之以茅盡敬愼之道者乎天下之事成於敬愼而敗於忽畧又物之過則必有失惟過於愼也理有萬全事无一失眞制事之良矩守身之要術也讀此爻辭則自知此義也康熙帝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此句須對卦義看卦取棟爲義者任重者也茅之視棟爲物薄矣然棟雖任重而猶有撓之患故當大事者每憂其傾墜也若藉茅於地則雖重物而不憂於傾墜矣豈非物薄而用可重乎自古圖大事必以小心爲基故大過

之時義雖用剛而以初爻之柔爲基者此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謙九三之辭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
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
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有勞乃伐有功乃德。人之常情也。君子不然。謙九三忘其勞功而
能謙。故自有終而得吉也。蓋九三一卦之主而當位。雖有勞勤於
王事而不矜伐於世事既成而雖有利於人。不以德自居也。其識
量廣遠厚之至也。所以其厚之本只是以勞謙也。語其勞謙之本
則忘其功而能下人者也。此孔子再釋之言也。君子之心。常見我

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內德極其盛。外禮極其恭。能守謙道。以不
喪其分義。所以長保其位而終得吉矣。爾是豈爲祿位而爲之乎。
楊氏萬里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
者无舛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乾上九爻義。既見上文。言此重引之。以益明謙道之美。王氏宗傳
曰。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
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節初九辭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幾音機

梁氏寅曰節之初九言不出戶庭乃行之有節也而夫子於此又以言之有節者發明之蓋雖謹於行而不能謹於言即非全身之道也乾隆帝曰兌爲口舌者人一身之門戶也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蔡氏淵曰不言則是非不形人之招禍惟言爲甚故言所當節也密於言語即不出戶庭之義愚謂行與言修身之要言在行之先故夫子以言爲招禍之階梯釋之大氏禍伏於幾微害成於毫忽不可不愼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解六辭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藏才浪切

作易者贊美聖作之辭必不可數三聖虞翻註謂文王非也非其處而據之者皆謂之盜蔡氏所謂四盜字以寇言獨誨盜之盜是

活字是也董子曰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
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俞氏琰曰負者以
身負物物貴而身賤故曰小人之事也乘者以身乘車身尊而物
卑故曰君子之器也愚謂庶大悉備无遺者夫易也哉作易者知
盜必有所由起乎解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是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匪所其分可安而位之故盜乘其釁隙而奪之矣匪所其分可
安而妄居故倨慢其上而殘暴其下故盜愈乘其過惡而伐之矣
无釁隙盜焉能犯爲邪譬怠慢其府藏故盜人取之是非誨盜乎
妖冶其容態故邑人犯之是非誨淫乎皆由已致之耳讀解六三

辭可知焉招字緊要誨告意招謂自名之應致字字書云冶銷也
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从冰楊氏曰女之艷媚亦
令人能銷神流志故美邑曰冶又曰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
知教奪伐者之盜也康熙帝曰奪者禍止其身也伐者禍及國家
也〇愚嘗聞古之端女不事華飾今也怪裝奇服競美鬬艷日變
月幻女態淫俗放奢亦極矣〇康熙帝曰此上二章申君子所居
而安者一節之義得易理於心之謂德成易理於事之謂業聖人
猶然況學者乎是故不可以至賾而惡也不可以至動而亂也擬
之於王賾之中得聖人所謂擬諸形容者則沛然无疑而可以言

矣議之於至動之際得聖人所謂觀其會通者則確然不易而可以動矣知禮成性不待擬議而變化出焉者聖人之事也精義利用擬議以成其變化者學者之功也中孚以下七爻舉例言之愚謂知此七例則三百八十四爻皆可類推

右第八章　言卦爻之用